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 第七回 何小姐勸父存餘地 強大梁夜臥感罡氣

話說卞興祖，只以為吉夢桂是他父親。及至說明就裡，方知是叔。一時悲喜交集。所喜的，知父親尚在；所悲的，流落天涯，一時不能見面。只得與叔父說些往事，且按不題。且說汪萬鍾，被何小姐拋中彩球，不問他情願不情願，搶了來家，強逼成婚，怎奈汪萬鍾說是前妻雖死，義不可失，抵死不從。何閻老一時惱怒，欲要處他一個盡情，只為自己無子，止生得這個小姐，叫做友鸞，自幼讀書，長通文墨，為父母所鍾愛，要與他招個才美之婿，向來無一可兒。今知新科狀元年紀還輕，遂高高興興使人搭了彩樓。這小姐也見狀元人物秀美，心中暗喜，竟將彩球拋著，抬入府第，指望成親。誰知汪狀元不允，卻是父親以勢位壓他，要害他性命。只得從容勸解道：「兒女婚姻，必以好合方成佳偶。彼今推阻，或者可俟將來。況且彩球一事，通國皆知。孩兒已許身矣，豈可妄加禍辱，遺笑於人。莫若待之，以順其性。」何用聽了，怒氣稍平，道：「可奈這畜牲自恃新進，不知仕途艱險。我今有處，使他歷盡艱辛，那時不怕不來求我。」

主意已定，將汪萬鍾禁在書房，不許出入。一時眾同年不服，各要上本，卻懼何用威權，不敢輕試，只得罷了。汪萬鍾又氣又好笑道：「他禁得我身，禁不住我的心。且看他將來如何奈得我何。」一日，在書房中氣悶不過，作詩自遣道：

堅心一點守孤幃，豈畏巖巖相府威。  
不作蕭郎貪美玉，鳳台留滯不思歸。

寫完，置於案頭，吟哦了數遍。不期書童送進飲食，被他竊去，呈與何太師。何太師見了，十分惱怒。正要拿此詩與小姐看，不期外面報說：「皇上親御便殿，特遣中官來召。」何用不敢稍遲，同著中官來見駕。

原來這日山東撫臣有本入朝，奏稱山東妖人作亂，糾集飢民數十餘萬，連失城池，伏乞遣將征剿。皇上見本，龍顏不悅，特召何用入朝道：「朕今憂國憂民，終無一補。山陝一帶，流寇縱橫，尚未綏撫。今又山東作亂，國家竟無瓦全。賢卿可為朕籌度，將如何處之？」何用道：「狀元汪萬鍾，實堪其使。」皇上道：「他是文儒，豈知兵事。」何用道：「邇來汪萬鍾寓居臣第，日叩所學，幼時曾讀異書，此行決不負所學也。」聖上聽了，龍顏大喜，即准所奏。正是：

養女何須苦逼人，要將勢重結朱陳。  
此行若不天書讀，今日將何救庶民。

汪萬鍾正在書房中納悶，忽有旨，著他征剿山東妖寇。心中十分歡喜道：「靜玄偈言『干戈定四方』，又將驗矣。」接了旨，忙入朝謝恩。謝恩畢，即到兵部領了兵符印信，勘合文書，欽賜加銜乃是徵東護國太子太保大元帥，一時十分榮耀。到校場中點集了三萬人馬。汪萬鍾見人馬雖是強壯，卻是未經訓練，難以行軍。遂連夜上了一本，其略道：

用兵之道，當以訓練為主。若不訓練而使之，是廢民也。臣昔讀異書，深知訓練之法，乞假臣數日，訓練精奇，平寇易如反掌矣。伏乞准行。

皇上見本，即批旨依奏。汪萬鍾在校場中一連操演了數日。一時紀律分明，進退合法，然後起身。怎見得：

軍令森嚴，並不交頭接耳；將軍法重，誰敢擅竊邪淫。一隊隊法天效地，按的是上界星辰俱環繞；一行行役鬼驅神，用的是奇門遁甲為我使。向來輟略，何須窮研；近日天書，時刻遵行。破釜沉舟，置於死而後生；頻減食灶，示於弱而反強。左攻右擊，截後邀前。運籌帷幄在胸中，慮事精詳千里外。

一路上，大軍浩浩蕩蕩。不日入了山東境內。

你道這妖寇是甚麼人？原來這人叫做強大梁。就是山東生長，自小父母雙亡，依著姐姐家，放牛過日。到了十八歲上，一日在山中放牛，不期放遠回家不及。他想：「若是空身奔走，還可到家，有了這條夯牛，如何走得及，莫若在此山中宿了，明日早回去罷。」遂揀個山凹藏風之處，將牛縛在樹根之上，自己坐在石岩之處。坐了半晌，欲要尋睡，無奈一天星斗，四下淒風，一時難於合眼。只得長歎一聲道：「我強大梁自從父母雙亡，終日放牛，依人過活。雖是不愁穿吃，我想為人在世，父母生了一場，不做些烈烈轟轟的事業，是與畜生何異。我今終日放牛，不尋些事業，就與這夯牛一樣的了。只是我如今要做些事業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，孤身一人，那個肯來扶我。」想到此際，禁不住流了幾點淚兒，又歎息了半響，只得低頭，伏在雙膝之上，朦朧朧，一時睡熟。不期到那斗柄初橫、星移分野的時候，乘著國運將衰，妖孽將萌，上天有一種罡氣流蕩。不是依草附石，就是撲入人懷，害天下之蒼生，耗國家之元氣。所以，這強大梁在此星斗之下，深山岑寂之中，伏膝睡熟之時，誰知這股罡氣竟衝入他懷裡，將強大梁忽然驚醒，覺得滿身寒粟。忙揉揉眼，道：「啐，啐！露天之下，這般寒風侵人，不可睡著。」

遂立起身來，看著這牛兒尋草吃。他就騎在牛背上，要得些暖氣，將身伏著不動。不期月光之下，影影的有兩個人走出來，叫一聲：「放牛的大哥，你好大膽，難道在此空山，不怕鬼魅魍魎？」卻是兩個年深月久的兩個老狐，在此空山星月之下，各自頂了一片死人的天靈蓋，朝著罡門，拜求修煉。他兩個修煉多年，已是知人禍福，善曉陰陽，騰挪變化；更有一種奇處，善能撒豆成兵，剪紙為馬。向來要尋人依附，卻是眼中再不見有個可助之人。這夜正在山中拜求罡門，忽見這股罡氣落下，附在強大梁身上。兩個妖狐看得分明，十分大喜道：「原來我兒姻緣，卻在這個人身上。我們如今只須如此這般，將來受用不小。」遂叫小雌狐搖身一變，變了個十七八歲的女子。自己也搖身一變，變個五十餘歲的老婦人，領著走來，叫了一聲。

這強大梁在此空山夜靜之時，未免有些膽怯。虧得有牛作伴，還可壯膽。忽見有人走來，正不知是人是鬼，心下驚疑。不期叫了一聲，方知是人。只得答應道：「你若肯來作伴，是極好的了。」連忙跳下牛來，上前一看，卻是一個老年婦人，領著一個女子。因不勝驚問道：「你方才說我不怕鬼魅魍魎，難道你兩個女人，走此夜靜深山，反不害怕？你端的是人是鬼？」那婆子聽了，笑說道：「你這大哥，不見我行有影，口有聲，怎就疑心起來。我實對你說，我丈夫姓胡，已死多年，止留下這個女兒，叫做胡靈兒。今年已是十七。只因家道貧窮，又兼飢荒連歲，不能過日。我那近處，常有盜賊搶擄，姦淫子女。因聽見有人傳說，眾賊曉得我這女兒有些姿色，要來搶他成親。我得了此信，幾乎嚇死，怎肯配與賊人。因想當初丈夫在日，有個親戚在此居住。故此我母子特來投奔棲身，就要托他尋個好人家，嫁了女兒，完我一生之事。」強大梁聽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這親戚姓甚麼？說明了，我指引你去。」那婆子道：「他叫做強天樂，是我丈夫的中表弟兄。」強大梁忽然聽見，吃了一驚。忙問道：「強天樂是我的父親。這般說，你是我的表大娘，我是你的表姪了。這是那裡的造化，在此夜靜空山，相遇至親，豈不是一件奇事。」那婆子听了大喜道：「天使相逢，實非偶然。」又故意問道：「你父親可好麼？你有個姐姐也好麼？」強大梁道：「我的父母，俱在我六七歲上亡過了，止我一身，在姐姐家放牛過日。只因今夜回去不及，胡亂在此坐到天明回去。」那婆子道：「我指望來投奔你父母，誰知你父母皆亡，你又住在姐姐家，這怎麼處？」兩人說了多時，天已微明。強大梁見他女兒，遮遮掩掩立在娘身後。先前天黑難看，如今天明，將他上下一看，卻生得如何？只見：

眉分細柳，齒白唇紅。眉分細柳，容光滿面耀人睛；齒白唇紅，嬌態含羞身半躡。滴溜溜秋波似水，笑盈盈春放桃花。人若看他微露笑，他來偷視現全身。最愛年青，堪憐紅粉。誠然一見定銷魂，果是相逢應奪魄。

強大梁從來不曾見這等標緻女子，直看得一時神飛魄蕩了半晌，只礙著婆子，不敢輕狂。因笑說道：「原來表妹如此姿容，怪不得起了賊人之念。如今請大娘、妹子到家見禮罷。」說完，牽了牛兒，引了二人到家，先進去說知。你道如何這般湊巧？只因老狐能知過去之事，知道強家姓名緣由，遂假捏出來，認了親戚。強大梁同了姐姐出來迎接相見，說起當年事情，一毫不錯。那姐姐竟認是真，留他住下。這兩個妖狐，到了夜靜，悄悄出來，攝取人家金銀財物，送與強大姐。強大姐十分歡喜，竟將胡靈兒配與強

大梁做了夫妻，兩人十分快活。

到了滿月之後，一日兩個妖狐將房門關好。在內剪了許多紙人紙馬，又將了一升黃豆，口口唸唸有詞，將這些紙人黃豆，忽然變得一個個雄雄糾糾，帶甲頂盔，俱來聽令。那兩個妖狐，喝了一聲，一時間將這間房子不多時竟有許多大，容著有千軍萬馬，爭鬧廝殺，誰知強大梁回來，走到門口，見房門是關的，遂伏在門縫口張看，直嚇得冷汗淋身，禁不住大聲詫異。兩個妖狐聽見，連忙收了法術，開門放入道：「你今不須害怕，我母女實得異人傳授，要來扶助真主。因見你有些福分，故此將我女兒配你，成了夫婦。你今不可洩露風聲，將來受用不小。」強大梁聽了，一時歡喜無限，道：「欲圖大事，必先糧草器械，方可糾合。如今赤手空拳，我們只得三個人，如何做事。」老狐道：「目今朱天子氣數將盡，飢民無食，只消一呼而應。此去南方三里，我埋藏得有金銀十萬，你夫婦二人去取來，先以賑濟為名，復以法術動眾，大事可成矣。」強大梁聽了，十分快活，同了胡靈兒，將銀子用法取來，賑濟飢民，這些飢民，忽聽見強大梁發銀米賑濟，一時整千整萬，若老若幼而來。一連賑濟了半月。

一日，老狐見這些飢民齊集，自己立在高處，說道：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。目今朱家王氣已銷，天下荒亂，山陝流寇各自稱王。山東大飢，民相自食。強大梁心懷不忍，出銀賑濟。爾等不可不思報德。何不共助有德，以成大一統之業，將來共享富貴。如不信我言，爾等可同強大梁，近水之處照看便知。」眾飢民聽了，果扯了強大梁近水處照看。只見水中的身影，是個晁旒黃袍的強大梁在內。